



一部发行量超过5000万册的儿童文学经典
继爱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儿童形象



绿山墙的安妮

(加)露西·莫德·蒙格玛丽 / 著

张卉 橙小诗 /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绿山墙的安妮

(加) 露西·莫德·蒙格玛丽 / 著

张卉 橙小诗 /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山墙的安妮 / (加)露西·莫德·蒙格玛丽(Montgomery, L. M.)
著; 张卉 橙小诗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411-2778-6
I. 绿… II. ①露… ②张… 橙…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
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8312号

绿山墙的安妮

LüShanQiang De AnNi

(加) 露西·莫德·蒙格玛丽著 张 卉 橙小诗译

策划组稿 黄立新 胡 焰

责任编辑 郭 健

封面设计 陈伟明

内文设计 史小燕

插图 郑 歆

责任印制 晋 冰

责任校对 韩 华等

书 号 ISBN 978-7-5411-2778-6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198千

印 张 9.875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2号)

电 话 (028) 86259285[发行部]
(028) 86259303[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印 刷 成都金星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 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调换。电话: (028) 86259301



雷切尔·林德太太住在安维利大道没入山谷的地方……

第一章 *Chapter 1*

雷切尔太太的惊讶

雷切尔·林德太太住在安维利大道没入山谷的地方，两边生长着如女士耳环般的桉树，一条小溪横穿流过。这条小溪的源头远在老卡斯伯特家那儿的树林里，小溪的上游很是奇妙，它携着阴暗的池塘和瀑布的种种奥妙向前奔流，流过树林，但到了林德家这儿的山谷，却变成了安静乖巧的细流，仿佛它知道，若是不适当注意庄重与礼貌的话，是逃不过林德家门口的。可能它也知道林德太太正坐在窗口，敏锐的目光注视着任何路过的东西，从溪流到出现的孩童。若是让她看见了什么怪事儿，她不像狩猎一样搜索出其中的究竟来是决不会安心的。

安维利大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谁要是特别留心邻人的事，往往会忽略了自己的事情，但雷切尔太太有两者兼顾的能力。她是个优秀的家庭主妇，主持着为慈善事业定期聚会的妇



女缝纫小组，帮着打理周日学校，而且是教区救助会和对外传教辅助团最积极的支持者——就是有这么多事情，雷切尔太太仍然有足够的时间几小时都坐在她厨房的窗户边缝被子。安维利大道上的家庭主妇们常常用敬畏的声音说，她缝了十六床被子，而且还时刻注意着贯穿山谷、环绕着陡峭红山的大路。安维利大道位于一个三角形的半岛上，这个半岛向外突出，一直深入到劳伦斯海湾，两边都是海水，任何想要出去或者进来的人都得经过这条山路，所以，他们根本就逃不过雷切尔太太敏锐目光的交叉射击。

6月初的一个下午，她一直坐在那儿。太阳明亮温暖的光线洒进窗户，房子下面的斜坡上的果园染着新娘般的红晕，还有白色的花朵和无以计数的嗡嗡叫的蜜蜂。托马斯·林德——一个恭顺的小个子男人，安维利人都叫他雷切尔·林德的丈夫，正在马棚那边的田里播种他的芜菁，马修·卡斯伯特也应该在绿山墙上方的大红溪播种。雷切尔太太知道这事儿是因为她听见马修前一天晚上在威廉·布莱尔的小店里告诉彼特·莫里森，他说明天下午他要播种子了。当然，是彼得问他的，马修从来也不会自愿告诉别人他自己的生活情况。

但马修·卡斯伯特却来这儿了，现在是忙碌的下午三点半，他平静地驾着车子驶过山谷上了山。他戴了白领子，穿着他最好的一套衣服，这很明显地证明——他要出安维利，他的那辆旧马车，还有他的母马，也都意味着他要走的距离相当长，现在的问题是他要到哪里去？为什么？

若是安维利的任何其他入，雷切尔太太会把所有的迹象联

系起来，可能这两个问题就有了准确的结论，但马修却是个很少出门的人，那么，肯定是有件非常急迫、不同寻常的事情。而且，他是那种害羞的人，他讨厌身处陌生人之间，或到需要他说话的地方去。马修打扮得那么漂亮，佩戴着白领子，驾着马车，这可不是件寻常事。雷切尔太太拼命地想，却怎么也想不明白。她一个下午的快乐就给这事破坏了。

“喝完茶，我可以走到绿山墙去，问问玛莉拉他到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可敬的女士最后下定了决心，“他这种时候很少进城的，而且从不访客，要是芜菁种子用完了，他也不会穿戴得那么整齐，而且还驾着马车去，驾车的速度又不像是去找医生，肯定是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不得不出门。要是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的心是不会有十分钟的平静的。”

于是，喝完了茶，雷切尔太太出发了。路并不算远，马修住的那幢果树围绕着的 irregular 的大房子从林德家那条大路走去只有一英里，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当然了，弯曲的小路拉长了路程。马修·卡斯伯特的爸爸跟他一样害羞、安静，当他建立这份家业时，他尽可能地把它建在远离伙伴而又没有退缩到树林里去的地方，绿山墙就坐落在他清除出来的那块地方的边角上，从大路那儿几乎看不见。安维利的其他房子一般都建筑在大路两边，这样才能够适应社交生活，雷切尔太太觉得住在绿山墙根本就不能称之为生活。

“只不过是待着罢了，就是这样子的。”她沿着深深的车辙前行，绿色的小路两边镶着野玫瑰丛，她想，“难怪马修和玛莉拉都有点古怪，住在这个地方，天知道他们是不是觉得就足



够了，树又不是什么伙伴，我可更愿意看着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很满足，但是我想，或者是他们习惯这样了。人是可以适应各种情况的，甚至像爱尔兰人说的，能适应被吊死。”

雷切尔太太步入了绿山墙的后园，那是个非常干净、整齐的园子，一边是巨大的柳树，另一边是伦巴第，看不见一根零散的树枝，也没有一块散乱的石头，和以前一样，并没有什么变化。她心里明白，玛莉拉打扫院子和她清扫房间一样频繁。这儿干净得可以在地上吃饭，根本不会吃进去一丁点儿灰尘。

雷切尔太太使劲敲了敲厨房的门，然后走了进去。绿山墙的厨房是个让人愉快的地方，或者说看上去有几分像从来没用过的客厅一样，本该是个让人愉快的地方。它的窗户面向东面和西面，从面西的窗户看出去就是后园，柔润的6月阳光如潮水般流泻下来。从东面的那扇窗子，你可以看见开着白花的樱桃树在左边的果园里沉沉欲坠，山谷下的溪畔是瘦弱的白桦，被混乱生长的蔓生植物染成大片的绿色。玛莉拉就坐在那儿，她坐的样子似乎对阳光有些怀疑似的，阳光对她来说好像是一种摇摆不定不负责任的东西，但它事实上当然对世界是很重要的。她现在就坐在那儿编织，身后的桌子上放着晚餐。

雷切尔太太在靠近门之前就已经注意过桌子上的所有东西，一共是三个盘子，那么玛莉拉一定是在等着马修和另一个人回来喝茶了，但都是些日常的食物，一盘苹果酱，一盘蛋糕，那么这个人并不是什么特别人物了。那么马修的白领子和母马呢？雷切尔太太被没有神秘感的安静的绿山墙弄昏了头。

“下午好，雷切尔。”玛莉拉飞快地说，“真是美好的下午，

你不坐下吗？你家里人都好吧？”

有些不知道叫什么好的关系被称为友情，这种关系在玛莉拉和雷切尔之间就存在，尽管她们并不算熟悉。

玛莉拉高高瘦瘦的，有棱角没曲线，她的黑头发已经有几条灰白的条纹了，头发总是高高地盘在上面，后面打了个坚硬的小结，上面横冲直撞地别了两根线编的发卡。她看上去像是那种眼界狭窄、具有僵硬严格的道德观的女人。她确实是。除了她的嘴，要是经过一点点培养，它就会表示出幽默感。

“我们都很好，”雷切尔说，“我倒有点儿担心你呢，我今天看见马修出去了。我想是去医院了吧？”

玛莉拉的嘴唇宽容地抽动了一下，她知道雷切尔太太会来的，马修这样得意扬扬而又毫无来由地出门，对她邻居的好奇心来说实在太过分了。

“噢，不是的。我昨天头很疼，但今天很好。”她说，“马修去布莱特河了，我们从新斯科舍的孤儿院里领养了个小男孩，他今天晚上坐火车到。”

如果玛莉拉说马修是去布莱特河和一只袋鼠碰头了，雷切尔太太也不会比现在更震惊，她像受了打击一样，有五秒钟说不出话来，玛莉拉的模样不像是在开玩笑，可是雷切尔太太几乎以为她是在开玩笑。

“你是认真的吗，玛莉拉？”她反应过来时间。

“当然啦，”玛莉拉说话的样子就像这件事只是安维利井井有条的农场在春播时的一件日常工作罢了，而不是一个前所未闻的革新。

雷切尔太太的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她吃惊地想，一个男



孩！那么多人，偏偏是马修收养了个男孩！从孤儿院里！这世界简直是翻天啦！她以后再也不会吃惊了！什么事也不会吃惊！

“到底是什么让你冒出这个念头的？”她不赞成地责备说。

没有问过任何人的意见就这么做，那么必然要遭到反对的。

“其实我们考虑了一段时间了，整个冬天都在考虑，”玛莉拉回答说，“亚历山大·斯宾塞太太圣诞节前来过这里，她说她春天时会回惠普顿的孤儿院里领养一个小女孩，她有个堂兄住在那儿。斯宾塞太太去那儿看过，她什么都知道。从那时到现在，我和马修就不时讨论这件事情。我们想要一个男孩子。这些年马修一直很辛苦，你是知道的——他已经六十岁了，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精力旺盛了，他的心脏病给他惹了不少麻烦，你也知道雇人来做多么让人失望，这儿除了那些愚蠢的半大不大的法国男孩以外根本没有人。当你让他介入你的生活教他干活时，他马上就跑到龙虾罐头厂，或者干脆到美国去了。开始马修建议要一个做家务的男孩，被我断然拒绝了。他们很不错，我的意思不是他们不好——但是我不要那些伦敦街的阿拉伯孩子，至少得给我一个土生土长的。这是很冒险的，不管我们要了谁都一样，但要是有了个加拿大孩子，我心里会舒坦点儿，晚上也能睡得好点儿。后来我们就决定让斯宾塞太太去领她的小女孩时帮我们挑一个，昨天晚上我们听说她去了，我们叫她在卡莫迪的亲戚带话给她，叫她帮我们领一个十一岁的小男孩，聪明可爱一点儿的。我们觉得这种年龄最好了，对做些杂事来说呢，已经足够大了；而培养他呢，年龄也合适。我们想给他一个好的家，让他接受好的教育。今天我们收到了斯宾塞太太

的电报，送信的人是从车站带来的，说他们会乘五点三十分的火车来这里。所以马修就去布莱特河接他们了，斯宾塞太太把他送到这儿，然后一个人到白沙。”

雷切尔太太为自己总是讲真心话感到很骄傲，她现在就要讲了，她要让自己的思想态度适应一下这个惊人的消息。

“好吧，玛莉拉，我要坦率地告诉你，我觉得你做了件蠢事——冒险的事，就是这样。你不知道自己能得到什么。你要把一个陌生的孩子领进家门，你对他一丁点儿也不了解，也不知道他的脾气，不知道他父母的情况，也根本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上个星期我刚从报纸上看到，一对夫妻到孤儿院领养了个孩子，然后他在晚上放火——故意放火，玛莉拉！差点就把床上的他们烧成焦炭。还有，我还知道另一个例子，一个领养的男孩吸鸡蛋吃，这习惯改不过来了。要是你在这件事上问我的意见，当然，你没有，玛莉拉，我会说上帝保佑，别考虑这种事了。”

这套约伯式的劝解好像并没让玛莉拉恼火，但也没让她提高警惕，她很安稳地继续编织着。

“我不否认有这种事情，雷切尔。我自己也是有疑虑的，但马修对此很固执，所以我就得让步。马修很少对任何事情有个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他让步是我的义务。至于说到风险，那么，在这世界上有什么事情不冒险呢，就是自己生的孩子也可能出这种事情，也不一定就特别好。而且，新斯科舍正好靠近这岛，不像从英格兰或英联邦领个孩子回来，和我们不会有太大的不同。”

“那好吧，我希望这是件好事情，”雷切尔太太的语调显而



易见地透露出她的怀疑，“要是他放火烧了绿山墙，或者在井里投毒的话，别说我没有警告过你，我可是听说过在新不伦瑞克有个孤儿干过这样的事，那一家人都死得很痛苦。不过，这件事是女孩子做的。”

“我们领的不是女孩，”玛莉拉说，好像井里投毒纯粹是女孩子的事情，根本不用担心男孩也会做，“我做梦都没想过要领养一个女孩子，我不知道斯宾塞太太为什么要领养个女孩子。但只要有这么新想法，她倒是不会介意把整个孤儿院都领养回去的。”

雷切尔太太很想滞留到马修和他领来的孤儿回家的时候，但是考虑到他到家还至少需要两个小时，她决定到罗伯特·贝尔家去说说这件事。这肯定是条独一无二的耸人听闻的消息。雷切尔太太深爱这种惊动世人的感觉，所以她走了，玛莉拉松了口气——雷切尔太太的悲观影响到了她，她觉得自己的怀疑和恐惧再次复苏了。

“哎呀，所有发生过或将要发生的事情啊，”雷切尔太太安全地离开小路后突然感慨道，“真像做梦一样。我真替那孩子可惜，马修和玛莉拉不了解孩子的，他们希望他聪明，性情稳定，他自己的爷爷，哦，要是他有过爷爷的话，这很值得怀疑。想想绿山墙要有个孩子真觉得怪，那儿从没有过孩子，房子盖起来的时候马修和玛莉拉都已经长大了，要是他们自己也曾是孩子，看他们那样子就不能相信他们也曾是孩子，我不能凡事都替那孤儿考虑到，但是我很同情他，就是这样的。”

雷切尔太太真心真意地对野玫瑰丛说着话，但如果她看见恰巧在这个时刻，那个在布莱特河站耐心等候的人等来的孩子的话，她的叹息会更为深远。



马修·卡斯伯特和那匹母马默契配合地到了八英里以外的布莱特河……

第二章 Chapter 2

马修·卡斯伯特的惊讶

马修·卡斯伯特和那匹母马默契配合地到了八英里以外的布莱特河。那是条漂亮的道路，两边都是温暖的农场，他们不时穿过香气宜人的杉树林。山谷里李树悬挂着绽放出薄雾般的花朵，空气中充溢着苹果园甜美的气息，牧场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地平线尽头——一片如珍珠般的紫色迷雾之中。小鸟的歌声欢快，好像今天是一年中唯一的一个夏日似的。

马修打扮成这副模样驾着车，他觉得很快乐，除了碰见哪位女士不得不和她们点头示意的时候。在爱德华岛上，你应该冲每一个你碰见的人点头，不管你认识不认识。

马修害怕除了玛莉拉和雷切尔以外的所有女人，他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总觉得这种神奇的生灵都在嘲笑他。他这么想倒可能是对的，他看上去就是那种很古怪的人，外形笨拙，长



长的铁灰色头发都到他的驼肩上了，丰满柔软的棕色胡子从二十岁就开始留了，实际上，他二十岁和六十岁看上去差不多，除了少些灰白色。

他到布莱特河站的时候，那儿还没有任何火车要来的迹象，他以为自己来得太早了，就把马拴在小布莱特河酒店的院子里，远远地走到了火车站。长长的站台像荒芜了一般，视线所及之处，唯一活着的生物就是个女孩子，她一个人坐在另一头的高高堆起的鹅卵石上。马修看见女孩子就像什么也没看见，他悄悄侧身飞快地走过她身边，看也没看她一眼。要是他看看她，他就会注意到她紧张僵硬的脸充满期待。她坐在那里等待着什么人，坐着等是唯一能够做的事情了，她用尽了全力坐着干等。

马修看见准备回家吃晚饭的站长正在锁票房的门，就问他：“五点三十分的车是不是很快就会到了？”

“五点三十分的车已经到站了，半小时之前就开走了。”活泼的官员说，“但是有个客人下来等你了，一个小姑娘，就坐在那儿呢。我叫她去女子候车室，但她严肃地告诉我她宁可待在外面。‘这儿有更多的想象余地。’她说。她有点怪，我得这么说。”

“我又不是来等女孩子的，”马修茫然了，“我是来等个男孩子的，斯宾塞太太把他从新斯科舍带过来的。”

站长吹起了口哨。

“我猜是弄错了吧，斯宾塞太太和这个女孩下了车，托我照顾她。她说你和你妹妹从孤儿院领养了这个孩子，你很快就到，这就是我知道的一切了。我可没在附近藏着更多的孤儿。”

“我不明白。”马修无助地说。他真希望玛莉拉就在身边，



她可以帮他处理这种情况的。

“那就最好问一下这个女孩子，”站长漫不经心地说，“我敢说她会向你解释的，她自己有舌头嘛，这是肯定的。可能你要

的那种牌子的男孩子缺货吧。”

他得意扬扬地走开了。不幸的马修饿着肚子，他不得不处理这种情况，而对他来说，这比处理一头在洞里的狮子还难——他走向这女孩——陌生的女孩——是个孤女——问她干吗不是个男孩子。马修心里呻吟着，转过身慢腾腾地拖着脚步轻轻地走向她。

她从他路过的时候就一直在看他了，现在，她的目光落在他身上。马修没有看她，他不知道她是副什么模样，但是要是其他人早就看了，一个十一岁左右的孩子，衣服又小又紧，一件灰黄色的丑陋的棉绒衣裳，戴着顶早已经退色的棕色水手帽，帽子下面是两条红色的粗粗的麻花辫。她的脸很小，苍白瘦小，而且长满了雀斑，眼睛和嘴巴都很大，某种时候她的眼睛是绿色的，而别的情况下呢，则又是棕色的。

这些都是一个普通的观察者能够看到的。要是并不普通的人呢，就会看见她的下巴尖锐突出，大眼睛里满是活力，嘴巴很可爱，富有表现力，前额宽阔饱满，简言之，我们具有非凡



观察能力的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漂泊的女孩身体里是绝不平凡的灵魂。但羞涩的马修却是这么害怕她。

不管怎么样，马修承受了这种先开口讲话的严酷折磨，而女孩看见他走过来则站了起来，一只瘦瘦的褐色小手紧紧抓着破旧过时的布包袋子，另一只手伸向他。

“我猜您就是绿山墙农庄的马修·卡斯伯特先生吧！”她的嗓音非常干净、甜美，“非常高兴见到您，我还怕您不来了呢。我正在想所有可能发生的把您拖住了的事。我刚刚下定决心，您要是不来，我就到拐弯的那棵樱桃树那儿去，爬到树上过夜。我不会害怕的，睡在披着月光的白樱花中也很好玩儿，您觉得呢？可以想象自己是住在大理石屋子里的，很好玩儿，对吧？我肯定，要是您今天晚上不来的话，明天早上一定会来的。”

马修已经笨拙地握住了那只骨瘦如柴的小手，他在想下面该做什么。他没办法告诉这个眼里闪着勃勃生机的小姑娘这是个错误，他要把她带回家，让玛莉拉来告诉她。反正不能把她留在布莱特河的，错了也不能这样。那么，在他安全地回到绿山墙农庄之前，所有的问题和解释都可以往后推。

“抱歉，我来晚了。”他羞怯地说，“跟我来，马在院子里。把包给我吧。”

“哦，我来拿吧。”孩子高高兴兴地回答，“不重。我把我在世间的所有东西都带来了，还是不重。得用特别的方法拿着它，否则提手会掉下来的。还是我来拿着吧，我知道诀窍。这个包太旧啦，对了，我真的很高兴您能来，虽然睡在樱桃树上也很不错。我们要走很长时间吗？斯宾塞太太说有八英里呢。

我很开心，因为我喜欢坐马车。噢，想想要跟您住在一起，做您的家人，这真是太奇妙啦。我从来没属于过谁呢，没有过。孤儿院最糟糕了。我在那儿待了四个月了，这就已经够了，我猜您不是孤儿院里的孩子，您不会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的，它比您所能想象到的差劲多了。斯宾塞太太说我这么说很缺德，我可不想这样，不知道什么是缺德时是很容易缺德的，对吧？孤儿院的人很好，但是孤儿院里真的没有什么想象的余地，只有其他的孤儿。想象些有关他们的事挺有意思的——想象那个就坐在你旁边的女孩是个授勋伯爵的女儿，她被一个冷酷的护士从父母身边偷走，结果这护士在没来得及说出这一切时就死掉了。我晚上就躺在床上想这些事，因为白天我没有时间想，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瘦的原因，我太瘦了，是吗？这可不是在挑剔我的骨头们，但我就爱想象自己漂亮又丰满，丰满得手肘长着窝窝。”

讲到这儿，马修的小伙伴终于闭嘴了，一半是因为她已经喘不过气来了，另一半是因为他们已经到了马车边上，她没有再说一个字，直到他们离开了这个小村庄，驱车驶下险峻的山坡。这儿，路的一部分深陷到了软土里，两边缀着怒放的樱桃树，高挑的白桦树在他们头顶上方晃动着。

那孩子伸手摘了一根李树枝，用它拂打着马车，“漂亮吗？边上伸出来的那树，白色的，像花边一样，您觉得怎么样？”她问。

“哦，不知道。”马修说。

“什么？新娘子，当然啦——穿着白衣的新娘子，披着迷雾般的面纱，我没见过新娘，不过，能想象出来。我自己可没想



过要当新娘子，我这么不起眼，肯定没人想娶我。除非来个外国传教士，我猜外国传教士不会太挑剔的。但我还是希望有一天我能有件白衣服，这是我在俗世间的最高理想啦。我就是喜欢漂亮衣服，反正我记事以来从没有过漂亮衣服——当然，每个人都想要的，对吗？然后呢，我想象自己穿着华美的衣服。早上离开孤儿院时我觉得自己很丢脸，因为我不得不穿着这件可怕的旧棉绒衫，所有的孤儿都得穿这个，您知道吗？惠普顿的一个裁缝去年捐助了三百码棉毛绒布给孤儿院，有人说是因为他卖不动这批货了，我倒是宁可相信他是好心好意的，您觉得呢？上火车时，我觉得人人都在瞅着我，同情我，然后我就想象自己穿着最漂亮的淡蓝色绸缎衫，想象的时候都是在想一些值得想象的东西嘛——还有顶大帽子，上面插满了花和低垂的羽毛，一只金表，羊羔皮手套，还有靴子，我立刻就开心起来了，这趟旅行真不错。乘船时我一点儿也没有晕船，斯宾塞太太通常都晕，这次也没有。她说她没时间来晕了，因为她得看着我别掉下船去。她说她没看见那儿有什么合适我的地方，但要是我到处乱跑就能让她不晕船，这不是件好事吗？我想看船上所有的一切，我可不确定以后有没有机会了。哎呀，有那么多樱桃树都开花了！这岛遍地开花，我已经爱上它了。真高兴我以后会住在这里，我以前总听说爱德华王子岛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我也总是假想自己就住在这儿，但我没想到过我真的能呢！美梦成真让人高兴，对吧？这些红色的路真有趣。我们在夏洛特敦上车的时候，就看见红色的路一闪而过，我问斯宾塞太太路为什么是红色的呢，她说她不知道，叫我不要再问